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明儒學案

(二十)

黃宗羲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明儒學案

(二十)

葉德嫻

國學基本叢書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明儒學案
二十冊

版權有所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再版

著作者

黃宗羲

發行兼
印刷者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明儒學案

卷六十

東林學案三

主事顧涇凡先生允成

顧允成字季時，別號涇凡。兄則涇陽先生也。與涇陽同遊薛方山之門。萬歷癸未，舉禮部。丙戌廷對，指切時事，以寵鄭貴妃任奄寺爲言。讀卷官大理何源曰：「此生作何語，真堪鎖榜矣。」御史房寰劾海忠介先生與諸壽賢彭遵古合疏數寰七罪，奉旨削籍。久之，起南康府教授。丁憂服闋，再起保定府教授。歷國子監博士、禮部主事。詔皇太子與兩皇子並封爲王，先生又與岳元聲、張納陞上疏極諫，責備婁東已而趙忠毅掌計盡黜政府之私人。婁東欲去忠毅，授意給事中劉道隆謂拾遺司屬不宜留用，因而忠毅革籍。太宰求去，先生又與于孔兼、賈巖、薛敷、教張納陞抗疏，犯政府皆謫外任。先生判光州，是時政府大意在遏抑建言諸臣，尤遏抑非臺省而建言者。先生上書座師許國，反覆當世，但阿諛熟軟，奔競交結之爲務，不知名節行簡之可貴。聖怒可撓，宰執難犯。言路之人，襲杜欽谷永附外戚而專攻上身之故智，以是而禁人之言，猶爲言路不塞哉。布衣翟從先爲李見羅誦冤，進唐曙臺禮經。先生皆代爲疏草，惟恐其不成人之美也。光州告假歸，十有四年，所積俸近千金，巡撫檄致之。先生不受。丁未五月卒，年五十四。平生所深惡者，鄉愿道學，謂此一種人占盡世間便宜，直將弑父與君種子，暗佈人心，學問須從狂狷起腳，然後能

從中行歇腳。近日之好爲中行。而每每墮入鄉愿窠臼者。只因起腳時。便要做歇腳事也。鄒忠介晚年論學。喜通融而輕節義。先生規之曰。夫假節義。乃血氣也。真節義。卽義理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義理之節氣。不可亢之而使驕。亦不可抑之而使餒。以義理而誤認爲血氣。則浩然之氣。且無事養矣。近世鄉愿道學。往往借此等議論。以銷鑠吾人之真元。而遂其同流合汙之志。其言最高。其害最遠。一日喟然而歎。涇陽曰。何歎也。曰。吾歎夫今之講學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講學耳。涇陽曰。然則所講何事。曰。在縉紳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涇陽爲之慨然。涇陽嘗問先生工夫。先生曰。上不從元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涇陽曰。須要認得自家。先生曰。妄意欲作天下第一等人。性頗近狂。然自反尙是碌碌窠臼。情又近狷。竊恐兩頭不著。涇陽曰。如此不爲中行。不可得矣。先生曰。簡點病痛。只是一個籠字。所以去中行彌遠。涇陽曰。此是好消息。籠是真色。狂狷原是籠中行。中行只是細。狂狷練籠入細。細亦真矣。先生曰。籠之爲害。亦正不小。猶幸自覺得。今但密密磨洗。更無他說。涇陽曰。尙有說在。性近狷。還是習性情。近狂。還是習情。若論真性情。兩者何有。於此參取明白。方認得自家。旣認得自家。一切病痛。都是村魔野祟。不敢現形於白日之下矣。先生遲疑者久之。而後曰。豁然矣。譬如欲適京師。水則具舟楫。陸則備輿馬。徑向前去。無不到者。其間尙有阻滯。則須耐心料理。若因此便生懊惱。且以爲舟楫輿馬之罪。欲思退轉。別尋方便。豈不大誤。涇陽曰。如是如是。先生嘗曰。吾輩一發念一出言。一舉事。須要太極上著腳。若只跟陰陽五行行走。便不濟事。有疑其拘者。語之曰。大本大原。見得透。把得住。自然四通八達。誰能拘之。若於此糊塗。便要通融和會。幾何不墮坑落塹。喪失性命。故先生見義必爲。皆

從性命流出。沈繼山稱爲義理中之鎮惡。文章中之辟邪。洵不虛也。

小辨齋劄記

學者須在暗地裏牢守介限。不可向的然處鋪張局面。○逆詐僇不信五字。入人膏肓。所謂殺機也。僇逆得中自家的心腸。亦與那人一般。僇逆得不中那人的心腸。勝自己多矣。○人心惟危。王少湖曰。危之一字。是常明燈。一息不危。卽墮落矣。○朱子嘗曰。孟子一生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講學家。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愚亦曰。孟子一生費盡心力。只破得無善無惡四字。今日講學家。只成就無善無惡四字。○三代而下。只是鄉愿一班人名利兼收。便宜受用。雖不犯乎弑君弑父。而自爲忒重實埋下弑君弑父種子。○無善無惡本病。只是一個空字。末病只是一個混字。故始也。見爲無一之可有。究也。且無一不可有。始也。等善於惡。究也。且混惡於善。其至善也。乃其所以爲至惡也。○離九三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歌爲樂生者也。嗟爲憂生者也。言人情憂樂。只在軀殼上起念。不如此則如彼。不知人生世間。如日昃之離。有幾多時。卽何爲靠這裏尋個憂樂凶之道也。○自三代以後。其爲中國財用之蠹者。莫甚於佛老。莫甚於黃河。一則以有用之金塗無用之像。一則以有限之財填無限之壑。此所謂殺機也。○發與未發。就喜怒哀樂說。道不可須臾離。何言發未發也。程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物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最爲的當。○炎祚之促。小人促之也。善類之殃。小人殃之也。紹聖之紛更。小人紛更之也。今不歸罪於小人。而反歸罪於君子。是君子既不得志於當時之私人。而仍不得志於後世之公論。爲小人者。不惟愚弄其一時。仍并後世而愚之也。審如其言。則將曰。比干激而

亡商。龍逢激而亡夏。孔子一矯。而春秋遂流爲戰國。孟子與蘇秦張儀分爲三黨。而戰國遂吞於呂秦。其亦何辭矣。以下論學書。○南皋最不喜人以氣節相目。僕問其故。似以節義爲血氣也。夫假節義。乃血氣也。真節義。卽理義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理義之氣節。不可亢之而使驕。亦不可抑之而使餒。以義理而誤認爲血氣。則浩然之氣。且無事養矣。近世鄉愿道學。往往借此等議論。以消鑠吾人之真元。而遂其同流合汙之志。其言最高。其害最遠。○心學之弊。固莫甚於今日。然以大學而論。所謂如見肺肝者也。何嘗欺得人來。卻是小人自欺其心耳。此心蠹也。非心學也。若因此便諱言心學。是輕以心學與小人也。咸九四不言心。而象曰。感人心。則咸其心之義也。艮六四不言心。而象曰。思不出其位。則艮其心之義也。其曰貞吉。則道心之謂。曰憧憧。則人心之謂也。艮其身。亦猶大學之揭修身。蓋心在其中矣。何諱言心之有。乃曰心意可匿。身則難藏。其不本正心誠意而本修身。殆有精義。不免穿鑿附會矣。○足下近言調攝血氣。喜怒不著。自有條理。此知足下心得之深。直透未發前氣象。卽六經且爲註腳矣。但恐此意習慣。將來任心太過。不無走作。其害非細。足下必曰。聖賢之學。心學也。吾任吾心。何走作之有。不知道心可任。人心不可任也。道心難明。人心易惑。弟近來只信得六經義理親切。句句是開發我道心。句句是喚醒我人心處。學問不從此入。斷非真學問。經濟不從此出。斷非真經濟。與彭旦陽。○陽明提良知。是虛而實。見羅提修身。是實而虛。兩者如水中月。鏡中花。妙處可悟。而不可言。所謂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魂。○昔之爲小人者。口堯舜而身盜跖。今之爲小人者。身盜跖而罵堯舜。○名根二字。真學者痼疾。然吾輩見得是處。得做且做。若每事將此個題目。光光抹撥。何處開得口。轉得身也。○根原枝委。總

是一般大趨既正起處既真信目所視信口所哦頭頭是道不必太生分別○平生左見怕言中字以爲我輩學問須從狂狷起腳然後能從中行歇腳凡近世之好爲中行而每每墮入鄉愿窠臼者只因起腳時便要歇腳事也

太常史玉池先生孟麟

史孟麟字際明號玉池常州宜興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三王並封旨下先生作問答上奏乙卯張差之變請立皇太孫詔降五級調外任先生師事涇陽因一時之弊故好談工夫夫求識本體卽是工夫無工夫而言本體只是想像卜度而已非真本體也卽謂先生之言是談本體可也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先生作性善說關之夫無善無惡心之體原與性無善無不善之意不同性以理言理無不善安得云無心以氣言氣之動有善有不善而當其藏體於寂之時獨知湛然而已安得謂之有善有惡乎其時楊晉菴頗得其解移書先生謂錯會陽明之意是也獨怪陽明門下解之者曰無善無惡斯爲至善亦竟以無善無惡屬之於性真索解人而不得矣

史玉池論學

今時講學主教者率以當下指點學人此是最親切語及叩其所以卻說饑來喫飯困來眠都是自自然然的全不費工夫見學者用功夫便說本體原不如此卻一味任其自然任情從欲去了是當下反是陷人的深坑不知本體工夫分不開的有本體自有工夫無工夫卽無本體試看樊遲問仁是向夫子求本體夫子卻教他做工夫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凡是人於日用間那個離得居處執事與人境界故居

處時便恭。執事時便敬。與人時便忠。此本體卽功夫。學者求仁。居處而恭。仁就在居處。執事而敬。仁就在執事。與人而忠。仁就在與人。此工夫卽本體。是仁與恭敬忠原是一體。如何分得開。此方是真當下。方是真自然。若饑食困眠。禽獸都是這等的。以此爲當下。卻便同於禽獸。這不是陷人的深坑。且當下全要在關頭上得力。今人當居常處順時。也能恭敬自持。也能推誠相與。及到利害的關頭。榮辱的關頭。毀譽的關頭。生死的關頭。便都差了。則平常恭敬忠都不是真工夫。不用真工夫。卻沒有真本體。故夫子指點不處不去的仁體。卻從富貴貧賤關頭。孟子指點不受不屑的本心。卻從得生失死關頭。故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造次顛沛必於是。舍生取義。殺身成仁。都是關頭時的當下。此時能不走作。纔是真工夫。纔是真本體。纔是真自然。纔是真當下。往李卓吾講心學於白門。全以當下自然。指點後學。說個個人都。是見見成成的聖人。聞有忠節孝義之人。卻云都是做出來的。本體原無此忠節孝義。學人喜其便利。趨之若狂。後至春明門外。被人論了。纔去拿他。便手忙腳亂。卻一刀自刎。此是殺身成仁否。此是舍生取義否。自家且如此。何況學人。故當下本是學人下手工夫。差認了。卻是陷人深坑。不可不猛省也。○言心學者。率以何思何慮爲悟境。蓋以孩提知能。不學不慮。聖人中得。不思不勉。一落思慮。便非本體。豈不是徹上語。不知人心有見成的良知。天下無見成的聖人。聖人中得。原是孩提愛敬。孩提知能。到不得聖人中。得。故孩提知能。譬如礦金。聖人中得。譬如精金。這精金何嘗有分毫加於礦金之初。那礦金要到那精金。須用許多淘洗鍛鍊工夫。不然。脫不得泥沙土石。故不思不勉。只說個見成聖人。非所以爲聖人也。○問告子之勿求。亦有根歟。曰有。外義故也。夫義與氣一流而出。求氣卽集義也。告子外視乎義。夫且以義爲

障矣。何求焉。○理氣合而爲心。孟子以義爲心。集義而氣自充。氣充而心自慊。則心以自慊而不動。告子第以氣爲心。而離義以守氣。則定氣所以定心。心亦以能定而不動。○夫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天下有性外之氣乎。故浩然之氣。卽吾心之道義。不可得而二之也。吾身體充之氣。卽塞天地之氣。亦不可得而二之也。故行有不得之心。告子不能異孟子焉。天命之性也。孟直以養之。則不愧不忤之眞。卽高明博厚之體。而體充之氣。浩然塞天地之氣矣。告子逆而制之。固不以蹶趨之氣動心。亦不以道義之氣慊心。則氣非塞天地之氣。而體充之氣矣。故告子守在氣者也。孟子守在義者也。孟子之於義。根心而生。是以心爲主者也。告子之於義。緣物而見。是以物爲主者也。義無內外。緣物以爲義。則內外分爲兩截。義自義。心自心。始猶覺其遺用而得體。究則併其體而忘之矣。譬之水然。孟子之心。若清水之常流。而告子之心。則止水之能清耳。始而澄之。止水之清易。而流水之清難。至於後而流水之清者。常清。止水之清者。臭敗矣。○釋氏不思善。不思惡。是汝本來面目。則告子性無善。外義之根宗也。其曰心生死。心死心生。死心之法。則告子之勿求也。其曰一超直入如來地。超入之頓。則告子之助長也。○問格物。曰。各人眞實用功。便見。○宋之道學。在節義之中。今之道學。在節義之外。○天下有君子。有小人。君子在位。其不能容小人。宜也。至於并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退而附於小人。而君子窮矣。小人在位。其不能容君子。宜也。至於并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退而附於君子。而小人窮矣。○古人以心爲嚴師。又以師心自用爲大戒。於此參得分明。當有會處。

職方劉靜之先生永澄

劉永澄字靜之。揚州寶應人。八歲讀正氣歌。衣帶贊。卽立文公位。朝夕拜之。年十九。舉於鄉。飲酒有妓。不往。登萬曆辛丑進士第。授順天學教授。北方稱爲淮南夫子。遷國子學正。雷震郊壇。先生上疏。災異求直言。自漢唐宋及祖宗未有改也。往萬安劉吉惡人言災異。鄒汝愚一疏。炳烈千古。今者一切報罷。塞諤諤之門。務容容之福。傳之史冊。尙謂朝廷有人乎。滿考將遷。先生喟然歎曰。陽城爲國子師。斥諸生三年。不省親者。况身爲國子師乎。遂歸。杜門讀書。壬子起職方主事。未上而卒。年三十七。先生與東林諸君子。爲性命之交。高忠憲曰。靜之官不過七品。其志以爲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聖賢吾君。若何而聖賢吾相。若何而聖賢吾百司庶職。年不及強仕。而其志以爲千古事莫非吾事。生前吾者。若何。揚揭之。生當吾者。若何。左右之。生後吾者。若何。矜式之。先師劉忠端曰。靜之尙論千古得失。嘗曰。古人往矣。豈知千載而下。被靜之簡點。破綻出來。安知千載後。又無簡點靜之者。其刻厲自任如此。大概先生天性過於學問。故其疾惡之嚴。真如以利刃齒腐朽也。

劉靜之緒言

今有人焉。矜矜於簞食豆羹之義。木頭竹屑之能。至於撓小人之忌。觸當世之網。而上關國是。下關清議者。則唯恐犯手撩鬚。百不一發。雖事任在躬。亦不過調停兩家。以爲持平之體。此其意何爲哉。得失之念。重耳。○巧宦之法。大率趨承當路。不可稍失其意。雖己之吏胥。亦不肯稍失其意。蓋知吏胥亦能操吾之長短也。清夜自思。此一種是何等心事。豈可使人知。○物來順應。順者順乎天理也。非順乎人情也。○三代而上。黑白自分。是非自明。故曰王道蕩蕩。王道平平。後世以是爲非。指醉爲醒。倒置已極。君子欲救其

弊。不得不矯枉。蓋以不平求平。正深於平者也。○有一等自是的人。動曰吾求信心。不知所信者果本心乎。抑習心乎。○假善之人。事事可飾聖賢之迹。只逢著忤時抗俗的事。便不肯做。不是畏禍。便怕損名。其心總是一團私意故耳。○謙謙自牧。由由與偕。在醜不爭。臨財無苟。此居鄉之利也。耳習瑣尾之談。目習微逐之行。以不分黑白爲渾融。以不悖時情爲忠厚。此居鄉之害也。夫惡人不可爲矣。庸人又豈可爲乎。惡人不當交矣。庸人又豈足交乎。○尋常之人。慣苛責君子。而寬貸小人。非君子仇而小人暱也。君子所圖者大。則所遺者細。世人只檢點細處。故多疵耳。小人所逆者理。則所便者情。世人只知較量情分。故多恕耳。○愛人則加諸膝。惡人則隕諸淵。此譏刺語。其實愛惡之道無如此。大學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心。何啻加膝乎。惡惡臭之心。何啻隕淵乎。聖賢只在好惡前討分曉。不在好惡時持兩端。如慮好惡未必的當。好不敢到十分好。惡不敢到十分惡。則子莫之中。鄉愿之善耳。○與君子交者。君子也。小人交者。小人也。君子可交。小人亦可交者。鄉人也。鄉人之好君子也不甚。其惡小人也亦不甚。其用情在好惡之間。故其立身也。亦在君子小人之間。天下君子少。小人亦少。而鄉人最多。小人害在一身。鄉人害在風俗。○李卓吾曰。有利於己。而欲時時囑托公事。則稱引萬物一體之說。有害於己。而欲遠遠避嫌。則稱引明哲保身之說。使君相燭其奸。不許囑託。不許遠嫌避害。又不許稱引。則道學之情窮矣。○如愛己之心。愛人先儒必歸之窮理正心。如治己之心。而治人先儒必以強於自治爲本。蓋未能窮理心正。則吾之愛惡取舍。未必得正。而推己及物。亦必不得其當。然未能強於自治。則是以不正之身爲標的。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吾之不正。而淪胥以陷。○說心說性。說元說妙。總是口頭禪。只把孟子集義二字較勘身心。一日

之內一事之間。有多少不合義處。有多少不慊於心處。事事檢點。不義之端。漸漸難入。而天理之本體。漸漸歸復。浩然之氣。不充於天地之間者鮮矣。

學正薛元臺先生敷

薛敷。教字以身。號元臺。常之武進人。方山薛應旂之孫也。年十五爲諸生。海忠介以忠義許之。登萬曆己丑進士第。南道御史王藩臣劾巡撫周繼。繼不自掌憲耿廷。向吳時來相繼論列。先生言是欲爲執政籍天下也。言官風聞言事。從古皆然。若必關白長官。設使彈劾長官。更須關白乎。二三輔臣故峻諸司。共繩庶采。憲臣輒爲逢迎。自喪生平。竊所不取。疏奏當路大恚。主考許國以貢舉非人。自劾奉旨回籍。省過壬辰起鳳翔教授。尋遷國子助教。有詔並封三王。上疏力爭。又寓書責備婁江。事遂得寢。未幾趙忠毅佐孫清簡京察。盡出當路之私人。內閣張洪陽王元馭憤甚。給事中劉道隆承風旨以爭拾遺。鑄忠毅三秩。先生復與于孔兼陳泰來賈巖顧允成張納陞合疏言考功無罪。內閣益憤。盡奪六君子官。而先生得光州學正。丁母憂。遂不復出。甲辰顧涇陽修復東林書院。聚徒講學。先生實左右之。作真正銘以勉同志。曰。學尙乎真。真則可久。學尙乎正。正則可守。真而不正。所見皆苟。正而不真。終非己有。君親忠孝兄弟恭友。提身以廉。處衆以厚。良朋切劘。要於白首。鄉里謗怨。莫之出口。毋謂冥冥。內省滋疚。毋謂瑣瑣。細行匪偶。讀書學道。係所稟受。精神有餘。窮元極趣。智識寡昧。秉哲省咎。殊途同歸。勞逸難扭。世我用兮。不薄五斗。世不我用。徜徉五柳。無貴無賤。無榮無朽。殞節逢時。今生諒否。必真必正。夙所自剖。寄語同心。各慎厥後。年五十九而卒。先生持身孤峻。筮仕以來。未嘗受人一餽。垢衣糲食。處之泰然。舍車而徒。隨行一蒼頭而已。執

喪不飲酒食肉服闋遂不食肉故其言曰腳根站定眼界放開靜躁濃演間正人鬼分胎處又曰道德功名文章氣節自介然無欲始又曰學苟不窺性靈任是皎皎不汙終歸一節但此風衰微不憂著節太奇而憂混同一色把天道無名以濟其私則中庸之說誣之也嘗有詩曰百年吾取與留作後人箴其自待不薄如此賦性慈祥蠕動不忍傷害俗客僧父亦無厭色然疾惡甚嚴有毀其知交葉園適者先生從稠人中奮臂而起自後其人在先生必避去終身不與一見也

侍郎葉園適先生茂才

葉茂才字參之號園適無錫人也萬歷己丑進士授刑部主事以便養改南京工部榷稅蕪關除雙港之禁商人德之歷吏禮二部郎尚寶司丞少卿南大理寺丞臥病居半壬子陞南太僕寺少卿黨論方興抗疏以劾四明崑宣小人遂集矢於先生先生言臣慙直無黨何分彼此孤立寡援何心求勝內省不疚何慮夾攻雞肋一官何難勇退遂歸天啓初起用遷太僕寺卿甲子擢南京工部右侍郎履任三月先幾引去故免遭削奪崇禎辛未卒年七十二先生在東林會中于喁無間而晰理論事不厭相持終不肯作一違心語忠憲歿先生狀之其學之深微使讀者恍然有入頭處又喜爲詩以寓時事云還宣侍講王昭素執易螭頭取象拈傷經筵之不舉也云三黨存亡宗社計另言曲直咎休占刺門戶也云乾坤不毀只吾心哀毀書院也老屋布衣儻若寒峻於忠憲何愧焉

孝廉許靜餘先生世卿

許世卿字伯勳號靜餘常州人萬歷乙酉舉於鄉放榜日與同志清談竟夕未嘗見其有喜色也揭安貧

五戒曰。詭收田糧。干謁官府。借女結婚。多納僮僕。向人乞覓。省事五戒曰。無故拜客。輕赴酒席。妄薦館賓。替人稱貸。濫與義會。有強之者。輒指其壁曰。此吾之息壤也。一日親串急贖金。求援於先生。先生嚮婢應之。終不破干謁戒也。守令罕見其面。歐陽東鳳請修郡志。先生曰。歐公端人也。爲之一出。東林之會。高忠憲以前輩事之。飲酒吟詩。終日不倦。門屏落然。不容一俗客。嘗曰。和風未學油油惠。清節甯希望望夷。敕其子曰。人何可不學。但口不說欺心話。身不做欺心事。出無慚朋友。入無慚妻子。方可名學人耳。疾革。謂某逋未償。某施未報。某券未還。言畢而逝。

耿庭懷先生橋

耿橋字庭懷。北直河間人。不詳其所至官。知常熟時。值東林講席方盛。復虞山書院。請涇陽主教。太守李右諫。御史左宗郢。先後聚講於書院。太守言大德小德俱在主宰處。看天地間只有一個主宰。元神渾淪大德也。五官百體無一不在渾淪之內。無一不有條理之殊。小德也。小德卽渾淪之條理。大德卽條理之渾淪。不可分析。御史言從來爲學無一定的方子。但要各人自用得著的。便是學問。只在人自肯尋求。求來求去。必有入處。須是自求得的。方謂之自得。自得的方受用得。當時皆以爲名言。涇陽旣去。先生身自主之。先生之學。頗近近溪。與東林微有不同。其送方鳴秋謁周海門詩云。孔宗曾派亦難窮。未悟如何轅得同。慎獨其嚴四個字。長途萬里視君蹤。人傳有道在東揚。我意云何喜欲狂。一葉扁舟二千里。幾聲嚶鳥在垂楊。亦一證也。

耿庭懷論學

賢友不求所以生死之道。而徒辨所以生死之由。不於見在當生求了畢。欲於死後再生尋究竟。千言萬語。只是落在一箇輪迴。深坑裏不見有超出底意思。千古只在今時迷了。第決當下。若云姑待。是誣豪傑。賢友謂人生顚異。必其前生參悟之力。結爲慧根。又輕看了那生萬物的。他既會生萬物。便不會生一個顚異的人。有一箇顚異的人。便是前生參悟來者。則自古及今。只生了些愚癡鈍根而已。是誣天地。若謂自古及今。只是這些愚智。在天地旋轉。則初生愚智時。是誰來者。况旋轉來。智者必益智。愚者亦漸智。何乃今人不及古人遠甚。是誣聖賢。賢友又問死後光景作何狀。死後必有一著落處爲家。余卻問賢友見今光景作何狀。目前著落豈無家。如徒以耳目手足。飲食男女。喚作生時光景。宜乎其復求死後之光景也。况以生爲客爲寄。而以死爲歸爲家。則生不如死矣。是誣生死。蓋佛氏輪迴之教。原爲超出生死而設。再生之說。乃其徒敗壞家風的說話。何故信之深。勿論儒道。禪已荒矣。答邵濂輪迴生死問。下二條同。○夫所謂漫天漫地。亘古亘今者。是何物。天地古今。尙在此內。而此必欲附麗一物乎。所謂神理綿綿與天地同久者。亦必有神理之真體。而曰附麗。則獨往獨來者。果安在也。不隨生存。果附麗於生乎。不隨死亡。猶有所附麗乎。生而附麗於生。是待生而存也。死而必再生以求所附麗。是隨死而亡也。待生而存。生已死矣。隨死而亡。焉能再生。○今之頭腹手足。耳目鼻口。塊然而具者。是生耶。生者活也。喜笑瓏然。啼哭愴然。周旋運轉惺然。而有覺者。乃謂之生。一旦喜泯啼銷。運止覺滅。雖頭腹手足。耳目鼻口之仍在。則謂之死。故生死形也。形生形死。總謂之形。而形豈道乎哉。道也者。形而上之物也。形而上也者。超乎生死之外之謂也。生死是形。不是道。道非形。卽非生死。既已非生死矣。果且有生死乎哉。既已無生死矣。果且有附